

秘蔵

老村 著

(足本)

書道出版社

老村 著

騷

土

(足本)

書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员荣亮 聂正平

复审：杜厚勤

终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骚土. 老村著.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550-581-0

I. 骚... II. 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549 号

骚土

老村 著

★

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众一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8.75 字数: 576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

ISBN 7-80550-581-0

G · 549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穷乡僻壤发现旷世奇迹	五色花土竟惹一地骚黄	3
第 二 章	季工作组发动群众运动	县三姨太失身剃头先生	5
第 三 章	杨文彰雨夜里野合倩女	张铁腿月亮下谢绝寡妇	11
第 四 章	放羊娃意外得天赐之福	穷秀才梦悟了乱世之机	20
第 五 章	好干部借吃饭宣读宝书	老地主因匪患仗义执枪	25
第 六 章	刘黑女日晃晃去请神汉	十三姑夜沉沉献身说法	29
第 七 章	浪荡汉舍不得二两灯油	叶支书慨而慷设下淫床	35
第 八 章	邓有柱新婚夜没得主张	张法师斗邪物神耗精伤	39
第 九 章	郭大害出事故回村调养	郑芙能迷梦中受了抚弄	45
第 十 章	张半仙难中难陷入牢狱	孝顺儿苦中苦夜哭亡魂	50
第 十 一 章	郑栓妻设的是借种之计	芙能女孕育了公爹之期	56
第 十 二 章	骚婆娘始贴意季工作组	臭屠户终获得美娃娇娘	61
第 十 三 章	吕作臣议俗规数落贤侄	贺根斗舞文墨揭发本家	68
第 十 四 章	邓有柱混上了浪婆翠花	季世虎受命于危难之秋	74
第 十 五 章	赌博汉一败涂地骗兄嫂	张法师三言两语泄天机	79
第 十 六 章	两地民兵合战马家母子	一对奸人交易八王遗珠	86
第 十 七 章	众赌徒美言巧劝乞丐女	群恶少贪馋力斩鸳鸯结	94
第 十 八 章	登徒子光天化日遇仙色	浪荡妇明月秋水度暗香	98
第 十 九 章	张铁腿结闷气病人膏肓	无赖汉耍聪明扮了强梁	105
第 二 十 章	郭大害救难乐施众乡亲	邓连山提前获释回鄱湖	109
第二十一 章	庞二臭怀才不遇真亦假	栓娃妈草窰乱情假作真	114

第二十二章	杨济元奉献出祖传秘方	张老哥失足陷老来风流	117
第二十三章	老地主村头朝阳背语录	光棍汉私下巴势晓机关	123
第二十四章	郭大害十三男儿结义兄	邓连山心生疯狂打亲孙	128
第二十五章	哑巴女受辱饮痛亲生爹	季世虎锦衣荣归鄢岗村	134
第二十六章	老富堂爱偷听过堂之客	叶支书善体恤贫苦之家	139
第二十七章	邓有柱逞蛮力拦截人妻	傻黑女遭强暴血溅衣裳	145
第二十八章	叶支书且赞叹一世能人	老忠厚竟诋毁季生轻狂	150
第二十九章	杨文彰月夜里闻鬼敲门	张法师大雪天演说毛猴	157
第三十章	庞二臭深山智取小寡妇	郭大害灯下痴心读水浒	162
第三十一章	落水狗爬上岸发誓革命	英雄汉碾麦场大骂海堂	168
第三十二章	浮浪子槽头出钱买良心	季世虎衾内雅解沁园春	173
第三十三章	苦命女偏爱那苦命儿郎	炕头人难迎奉炕头心肠	179
第三十四章	剃头刀换成了三八大盖	叶金发眨眼是阶下之囚	184
第三十五章	贼猴儿胡乱侃英雄二臭	十三朋竟吹嘘逼上梁山	190
第三十六章	老富堂可怜一命丧黄泉	莽栓娃侥幸两语得娇妻	198
第三十七章	贺根斗新官上任逞能格	吕连长带队攻城显威风	204
第三十八章	村粮库遭抢劫难中生难	碾麦场见恶兆奇中出奇	210
第三十九章	鄢岗村一夜间大祸临头	美貌郎大晌午媚绎草书	216
第四十章	郭大害恍惚间命归骚黄	痴哑哑万蹄下以身护爱	221
上卷尾声	哑巴女聆听了人生大义	邓连山暂作结骚土一书	226

下 卷

第四十一章	鄢岗叟月下开篇生新意	贺根斗梦里蹊跷遇故人	231
第四十二章	赵三来扒墙窥探闯大祸	叶支书一力抬手起英豪	235
第四十三章	无赖子走大运意外登天	小奸妇遇人杰祸中得福	238
第四十四章	痴哑哑清凉夜独守亡魂	美猫娃爱艳衣应允卖身	246
第四十五章	仇外济出狱显派大把势	贺根斗枕头风里得良策	250
第四十六章	烂孩妻大火之中救宝书	痴哑哑新婚夜里遇恶犬	255
第四十七章	杨文彰月夜踏雪访贤能	鄢岗叟豪言壮语论文章	259
第四十八章	马烂孩误抓双奸识好人	仇外济独钟一枝为猫娃	266
第四十九章	刘江河荒郊恶风遇半仙	庞二臭美辰良宵见佳人	270
第五十章	季书记微服私访走故地	郭大害托梦外济诉苦情	276

第五十一章	刘武成谣言传闻说天塌	容大义假言假意论古经	282
第五十二章	杨孝元去兜售万用灵丹	季书记来传达九字真经	287
第五十三章	仇外济牛劲血染黄大鳖	田有子寒言恶语伤弟兄	293
第五十四章	贺根斗乘夜色招纳女将	奚巧云借淫意泄露真情	298
第五十五章	王朝奉一人吃屎山神庙	杨孝元单骑遗臭老鼠沟	300
第五十六章	仇外济好日子宴请乡党	痴哑哑苦时辰异地受辱	305
第五十七章	吕作臣布衣牧羊论大岳	庞二臭天王戏龙坐火山	312
第五十八章	刘黑女冒雨单行走北舍	疯江河夜点双灯通阎罗	318
第五十九章	季县委扶危救困难上难	叶支书日理万机怒中怒	325
第六十章	美猫娃冷言冷语拒歪鸡	刘黑女热肠热肺慰英豪	332
第六十一章	有头案变作是无头大案	生人日竟成了死人之日	339
第六十二章	无赖子阴煞鬼魂访故旧	薄命人阳间一梦走黄泉	344
第六十三章	桃花树下亲娘闻香教子	黄土塬上莽儿立志从越	350
第六十四章	仇外济狂人一马踏平川	刘黑女游魂梦雨浇芳心	355
第六十五章	杨孝元奉献出育儿秘方	刘四贵竟施展无赖手段	360
第六十六章	猾巧人走县城交易干血	鄢岗叟借黄昏悲悯书生	367
第六十七章	没妈娃天地哀怜好成长	占道人岁月怀心念旧恩	370
第六十八章	王发民一句实话恼支书	杨世轩虔心诚意调大慈	377
第六十九章	刘黑女夜雨屋下洗残红	容大义一气蛮力断布衣	382
第七十章	墙外汉咒言恶语咒坤明	知底人苦口婆心劝歪鸡	386
第七十一章	穆中仁大嘴作威鄢岗村	刘黑女泪雨发回南罗城	391
第七十二章	赶大集老百姓遭殃跌祸	钻山道贺根斗遇怪逢凶	396
第七十三章	调妻子南罗城恶徒使刁	打社火鄢岗村好汉扬威	400
第七十四章	李建有不辞奔随杨发梅	吕作臣苦口劝慰老寿星	405
第七十五章	杨孝元花言巧语说撇脱	老恹惶色厉内荏斗亲孙	409
第七十六章	刘武成槽头漫话过日子	鄢岗叟麦田演绎人世間	414
第七十七章	美猫娃贪财失算尧廓街	刘黑女遗魂落魄南罗城	422
第七十八章	刘黑女负伤发送回鄢岗	仇外济无奈流落在他乡	432
第七十九章	血汉子鬼域魔界试真金	多情女空穴洞内逞风流	437
第八十章	亡命女但闻雄鸡唱天白	苦命人一缕香魂到逝川	443
下卷尾声	一声雷天地皆哭送长夜	万言书江河作结悲嫖人	449
附 《骚土》档案			453

上 卷

第一章 穷乡僻壤发现旷世奇迹 五色花土竟惹一地骚黄

饥敲棋枰，饱叫板儿，醉了便卧柳眠花。一往世界无羁，多亏了，咱活逍遥旗下。日扶犁杖，夜读宝书，混个斯文斜道麻。生就不是南北，莫妨也，骑驴望断天涯。

此诗说来荒唐，解是不解都抵不得半碗饭吃。此卷的开篇，倒要提起一件奇事。说的是在那渭北旱塬黄龙山下的一个小村里，因在历史上单出些有头没脑的人物，人们便也给它取了一个有头没脑的名字，叫它鄢固村。“鄢”取何意，凡人不晓，但一“固”字却说得明白，四面陡峭，顶端平坦之山也。看相也是，鄢固北去有黄龙山脉之峻岭，西去有长宁河衢之深壑，东去有西畬窝子之大壑，南去有苇塬瓷沟之长洼，因此上地老天荒，与世隔绝久矣。不知何年何月，又何朝代，说来是影影忽忽无法考证，只好糊涂着说是一年秋天，两个放羊的碎（小）娃在沟畔上摘酸枣，其中大些的那个娃，脚底没踩实在，一个闪失，滚落下去。另一个慌忙嘶声喊叫，边喊边绕开刺丛，寻摸了下去。一直到那沟底，只不见同伴的影子，吓得哭了起来。你说这荒沟野洼的，呼唤谁去？碎娃哭着哭着，突然，听着半坡里有声音。随着那声音过去，只见一片枣刺窝子，声音从那里发出来的。用鞭杆拨开刺丛，一个筛大的洞口出现在面前。里头的娃瓮声瓮气地喊：“我在这里头哩，没事，你甭害怕。你听着我说话了没？”洞口这娃答道：“听着了，你却咋上来哩？”里头说：“不忙，这里头美得很，锅锅灶灶、盆盆罐罐，任啥都有！”洞口的娃说：“我给你拿镜镜往里照。”说着掏出一块琉璃片子，将日头的光亮反射进去。里头那娃又喊起来，“哎哟，出下奇事了，这墙上尽画些光屁股娃娃打捶哩！”

两个放羊娃的这一发现，惊动了乡野四邻。人们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纷至沓来抢着观看。看过之后又都摇头，只道：这哪里是打捶，这是人世间最不得公开的男女苟合图！你说这是何等之人，吃了饭没屎事干了，在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胡涂乱抹这些伤风败俗的影影。大家嘴上这么说，却不料村中一些男女，见此心下里便欢喜不尽，背地里竞相效仿。

后来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县衙来了王道亭、李途槊两位举子大人，打着火把进去查看。两人一直在洞里猫了三天三夜，待出来时，脸面都变成猪肝颜色，哆哆嗦嗦说不清楚，但大致意思后来也渐为世人晓得。原来这墙上的壁画何其了得，说来也许人不相信。它便是让那些皇帝老子凡俗子弟寻也不得觅也不着的天上绝无地下仅有的稀世名绘：《彭祖长寿图》和《黄帝御女谱》。按说这宝贝

图谱经不见传典不曾载，使后世子孙头疼了几个世纪。此番在鄢亩村被发掘出来，不能不说是当朝人的福运。有人曰：此乃华夏文明兴隆之吉祥之兆啊！

然而，高兴没得几日，突然一天里头，有人千呼万唤着进了村子，说是不知哪个千刀万剐的，将那墙上的图谱给铲了去。说来也巧，县衙那王道亭和李途槩两位大人正好带着皇帝老子的宫庭画师前来描摩。听到此说，慌忙赶去。进洞一看，果然是的，留在地上的只是一堆赤橙黄绿五色花土。只恨得咬牙切齿，单是用平常话形容不了。其后，有人在《同州纪要》里发现这样一段说法：

鄢亩有洞焉，深高廓大，容百千人。壁有奇纹图绘，甚是华美。意许乃太祖之时，一毫耄老者，人呼曲曲居士，携一妻三妾隐于此。妻殷氏，美而贤。有婢女暖云，幼鬻曲曲。年及笄，艳丽无俦，针黹绝伦，遂纳为姬，殷氏雅爱之。又买一妾雨儿，年十七，亦韶秀，善烹饪之法。归曲曲后，每郁郁叹闷，如有隐忧。曲曲问之，雨儿曰：奴得侍郎君，终身愿足。但有义妾白妮，我邻金贵之女也。其父赤贫，与奴垂髫闺友，誓相爱顾。倘郎君能爱屋及乌，亦为罗致，同妾共伺枕帷，不胜感激。曲曲随后又纳白妮。白妮，年十六，米脂人。体软而丰，好洁。喜穿青蓝，以显其白，古人谓：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是也。其后一妻三妾，争相邀宠。曲曲一再至三，连袂交枝，分香弄色，挹翠摇红，终不使其一嗔怒。福哉！曲曲不以轩冕之荣易此闺房之乐也。玉兔升天，鼓瑟之声遥遥逸出，恍恍若赐天音；日脚平地，酒酣之语约约送来，阵阵若有仙乐。好事者隔岸以瞰，但见迷朦之中荒壑之内，一处粉红着绿，悠若世外。居有间，遇天缙之兵乱，曲曲竟与家人于雨色交晚踏云而去，留一仙窟见著来人。时人方知曲曲乃仙道中人。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此事到这里说了也就了了，但鄢亩村人却怎么也不得了了。《石头记》里说的了便是好，好便是了，参透了这黄天厚土间的道理。鄢亩村人不然，了了不好，好了不了；生人在世只是死撑活受。你说也是，凭着他那愚钝的大脑，瞎看了一阵图画之后，浮皮潦草领悟些子，便去使用，岂不是闹着玩的？自此之后，人们将活命和玩乐看成了人生的第一要紧，全然将礼义二字搁在脑后，江河日下世风浇薄，那也是不可逆转的了。男人不说守着自己的女人，一门心思偷人家的婆妇；女人不说安守妇道，只是一个劲地勾引良家的子弟。且不说将出力种田看做是辱没先人的羞耻之事，油嘴滑舌做奸弄巧反而登上了大雅之堂，受人十二分的敬羨与恭维。即就是在那一个门槛里头，为了钱财吃货，老子不认儿子，儿子不敬老子，要弄出种种张致来。什么君臣父子长幼顺序，全被那虚皮假面遮掩起来。于是那被世人捣脊梁骨的种种人物，比如说争强斗狠之徒、愚顽刁钻之辈、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人，像是秋天的蝗虫，上头舞的下头蹦的，比比皆是。更可怕的是人们竟将那洞里的骚红花土取来沤田，一时间倒似那治水的大禹的老父鲧布下的息壤一般，早骚腥黄无以抑制，漫天地的靡散开来。就这，硬是将一片锦绣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糟蹋得不成样子，花草树木也不再说是好好生长，

水土完全变了味道，只剩的是山秃河干，城荒田荒。说来这也是著者取名《骚土》的原委。

此情形到了我辈之人这里，尽管前有几代明君圣主的高堂教化，后有那时代巨变的文明滋养，名目繁多的这教育那运动，将一片花红骚土像是贴烙饼，正面反面搞了个地覆天翻，情形也没见好多少，日复一日地显示出破败来。但说著者本人，读得几年破鞋底子，识得几个驴脸文字，学得几条狗屁章法，便思谋写将出来，央求那明理之人看个究竟，达观之士探个明白。然每执笔，总是左右为难。你道为何？其一是当今政府一贯英明，爱民如子，恩泽八方，实不敢危言耸听；其二是鄢岗小村地处偏远，风土人情自古皆然，说到底缺乏典型意义。如何是好？言之不恭吐之不快。嗟乎，遂夙兴夜寐处心积虑，死活不得其解也！

夏日的一个午间，吾手执芭扇，倦卧胡杨树下，蒙眬之间，见一金蝉脱壳，吃惊之余，竟至于恍然大悟。嘻，吾不如蝉也！蝉尚能脱一片旧壳以获金翅，吾何不扯一派胡谈而引玉言。且将那古来今往之事混为一体，做不会为文之文，道不用说理之理。如此虽看似有不敬之嫌，然无处不是恻隐之心。无意影射，岂敢针贬。即所以，旁敲侧击，为的是扶正匡邪之意旨；由疼刺背，全的是忠义报世之心胸。信口开河，承的是红楼镜花之师传；东拉西凑，演的是街头巷尾之乱弹。涉公堂而不碍大雅，司隐乱而无损上方。话云儿雨儿之事，都是村俗之谈；写碟儿碗儿之物，细看非俚间之语。雨田鹤步，迹何求也？落花看影，风何消也？舍其形而，缘得上学。轻盈自在，岂不妙哉！

又据说在明末时候，山东峰县地界曾出现过一位奇人，写了一本奇书，其间虚拟了清河县的地方，写的是盗男淫女的市井人物。奇人自知将不为世人所容，便也不将他那真实名姓标榜出来，谎称兰陵笑笑生。果不其然，后人将他整整臭骂几个朝代，至今坟头仍不干净。金瓶一书自成猪栏马舍，万扫不祛其臭也！不过你说，世上男女之事，也不能老是遮遮盖盖，稍稍说一些子，让老少之人都明白点真相，这样行走起来，也不至于尽出那种一见黑胡同就钻的糊涂歪事得是？况笑笑真意，何以至此！窝棚里头点瓜，只见拉蔓不见开花，一经世面便是那折枝残叶，怪人家云雨如何？山东老仙，呜呼哀哉！这是闲话。

既是这，著者便从公元1966年冬至写起。

第二章 季工作组发动群众运动 县三姨太失身剃头先生

话说那鄢岗村千儿八百人口，事有千头，情存万缕。著者猛乍坐下，真不知从何说起，脑子里云遮雾罩，稀里麻瞎，像是一派昏暗。稍稍沉淀，只觉着蒙昧之

中划出一道亮光来,这是鄢岗村横穿东西的马路。紧接着,那窑洞那房厦那树木那阡陌,也层层叠叠地呈现出来。这时候,一个挑着剃头担子的壮年男子,迎着早晨灿白的阳光,悠悠晃晃,飘然而来。我的故事也不得从这里说起。

这天早晨,剃头匠庞二臭在村东照壁底下拉开家什,就着墙上那枚在他父亲手里便已砸下的小钉,去挂了理发招牌。那牌子也写得奇怪,左联写到:剃头兴运;右联对着:修面赐福。中间是四个鼃鼃大字:庞家手艺。挂了招牌,又给炉箱里添了蓝炭,搁了水盆上去。这方换过手来,取过小马扎,靠住墙壁坐好,两眼待睁不睁,朝南望去。此时说来也怪,村中人倒似为躲这满街的清静,一律不见影子。正纳闷,却瞅着涝池北岸的老槐树下闪出一个人来。这人瘦高身架,披着旧黄大氅,看相是个残废军人,一颠一跛,走得十分气势。说来这二臭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这等架势这等排场只是没有见过。待那人走近,二臭看仔细了,端的是不怎熟悉。且不说南北长东西短的头形,小分头下那张二指宽的脸,生得也着实稀罕。在这里倒合了一句古老的童谣:

马脑、鳖盖、葫芦炒菜;

炒的菜,香得太(很),

只有马脑吃得快。

这二臭正想笑,没笑,打个招呼。来人不搭理他,一条腿独立,劈头却问:“大队部在哪里?”“那头。”二臭一指村西,说:“眼下没人,都在屋里吃饭。你稍等会儿,片刻工夫便都来这照壁底下碰头,不用慌,先坐下歇口气。客人从哪达来的?”庞二臭说完,又忙抬过方凳,让那窄脸客人就坐。那人也不客气,一掖黄军大氅,拉着腿子坐了,此姿势正好给了他个脊梁。“同志”,二臭愈是稀奇,拿起架势说,“推个头吧,解放军不要钱”。来人并不搭言,只是歪着个长脖,目不转睛地看树梢子,俨然看门鹅儿。等了半晌,只见那人晃荡一下,又做僵直状态,说道:“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哪有理发不给钱的道理?这些政策你都不懂,只知道个理发。也难怪,你们整个村子连条标语也看不到!现在是啥年代了,还这么落后!”庞二臭一听,知道此人高深,便不敢再做张扬之态,老老实实接茬道:“你算说对了,穷山野洼,谁顾得了那档子事。”那人又道:“穷?穷不是借口。现在中央上要抓了。在北京,毛主席眼皮底下都出了反革命,你们这里能没有?翻开老底看一下,真的没有?这次中央决心很大,不论哪里都跑不脱。全国形势这么紧张,惟你们这里冷冷清清,一点斗争气氛都没有,牛鬼蛇神还安安稳稳钻在家里睡觉!”二臭不敢吱声。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此人来头肯定不小。紧接着,来人用头一挑墙上,说:“把你那牌牌子赶紧摘了!”二臭吓了一跳,刚坐下又立起来,

问：“因咋？”“我对你说摘，你就赶紧摘了，有啥咋不咋的。”

话音刚落，二臭一眼瞅着叶支书吃完早饭，挺胸兜肚，边剔牙边朝他这边走来。二臭指给来人：“看，我说的对不？我村的叶支书过来了。”来人并没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意思，仍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公函，啪啦一声抖搂开了，捏在手里，一对鹌鹑眼死盯着悠晃过来的叶支书。叶支书脑子灵光，远远就觉着相势不对，改变了以往大大咧咧的步态，三脚两蹀赶了上来，喜眉笑眼接过公函，没待看全，慌忙领着来人向大队部走去。二臭从人家片言只语中听得来人是县上的季站长什么角色。

村人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个个都听说县上来人，人人都说没看清楚。于是乎围住庞二臭想探个虚实。庞二臭这捣鸡毛货，先是蹲在地上磨剃头刀子，吞吞吐吐不说明白，吊得众人眼神发直双腿发虚，急的等不得了之后，这方立了起来，神经兮兮地说：“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不是我庞二臭说话瞎喷，现在全国形势紧张了，北京出了反革命。这次县上来人就带着毛主席给他写的公函，抓咱村的哩。前些日子我到县上磨推剪，就觉着日精古怪。城隍庙的城隍爷，让县城中学的娃娃给打了个稀烂。后来县长发话，不发话连庙都敢给拆屎了。铁匠铺子黑狗也不说睡觉，加班加点打矛子（红缨枪），说是人手得有一件。县城大街上走的女子、娃们一律留开洋楼（短发）。我二叔家的碎女淑贞，辫子都给剪了，你不唤过面看，还以为是个小子哩！没说我一次去县上，天灰黑时上厕所，眼看前头一个留洋楼的人进去了，跟尻子进去，拉出家伙刚说要尿，却见前头的那娃茅坑蹲下，刺啦啦一声溅盘哨壶的大响，将我登时吓了一跳，慌忙跑了出来。好家伙，进错门了！你晓咋日鬼的，如今这世道混乱，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更甭说咱村真要猫个把反革命，还不是像要把戏！嘿，狗日的郑栓，反革命就是你！你们信不？”庞二臭说着便揪了郑栓。众人轰笑。一个个眼神上都有了亮光，人人恨不得当即弄个反革命出来，让大伙们都看看热闹，只不说是打发这平平淡淡的日子太难了。正说着，只见民兵栓娃背着枪，拨开人群，走到二臭后头，没待二臭反应过来，伸手将照壁墙上的招牌摘了下来。二臭紧护慢护，还是被他扔在地下，几脚踏个稀烂。由于此事来得实在突然，众人看时，栓娃已扬长而去。二臭跟尻子追了几步，又怕人踩祸了他的摊子，回过头来一蹦三尺高，将那自娘肚里出来学到的所有污秽之词，一发用上，朝栓娃的硬脊背撸了过去。众人喜滋滋、笑哈哈，只觉着日头也红下了，身上也暖和了。

二臭越骂越来劲，索性信口将自己和栓娃妈在麦地里胡日鬼的事情也抖落出来，后来竟说栓娃是他的种子。众人说不是，二臭坚持说是，并要众人细想，栓娃说话走路，竟有些像他。众人一想，确实是有些像。正准备一笑，却不料，这时候对面的槐树底下婆娘窝里杀出一个人来。众人回头一看，是栓娃妈。栓娃妈手拿鞋底指捏钢针，朝这方骂道：“你日谁氏——把你的尿眉眼不看看——日谁谁叫你日——你尿上多长了一把胡子咋——我儿踏你的牌子总归有个原因——

平白无故他踏你的牌子恁是疯了——你黑尿上擦粉哩——外头看着里头看着不着——麦地里日人那是咋哩——你屁绊得栽跤——尿硬着撑椽——器得看着耳朵——装得像尿不是尿——没有说的谎说……”如此等等。

二臭看这相况，只好忍下，嘿嘿一笑，悄声对了她一句：“把你的卖去！”转身蹲下，搔着光葫芦头，不再言声。论说他也心里明白，县上的人刚才已给他打过招呼，不是县上的来人发话，乡里乡亲的，谁没尿事干了，摘他的牌子干啥？他只是这口气没处出去，借住栓娃发泄罢了。这二臭说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别看他光棍一条，为人处世古经甚多。二十年前参加渭北游击队，给支队长牛三保当过保镖，枪林弹雨闯了过来。若不是没有文化和喜欢嫖窑子这两条不值钱处，今日里最起码也是公社社长一级的干部。这两条即就是少上一条，咋说也得给碗官饭，再也用不着黑水汗流，挑着剃头担子满世界里转悠。没说有一年春节，二臭央求油嘴子刘捣鬼写副对联，老人一捋八字胡子信手拈来。上联是：前头热后头凉剃头手艺；下联是：东洼钻西川行见门开张；眉批：四海为家。二臭以为夸他，乐得手舞足蹈。大年初一，同乡亲们一道立在门外欣赏。知底人一看，皆背过脸掩口而笑。此话不说则可，说起来倒是暗讥他二臭的德行。

却说是将近解放的一年秋天，县长的三姨太去姑姑庵拜佛求子，因大雨拦阻，只好借鄠固村的一片瓦舍过夜。侍卫和轿夫都被村保长根娃拉到村公所里喝酒去了，单留下三姨太一人在二臭家隔壁的厦房里歇息。也合该那三姨太出事，到了半夜，刚说睡实，忽然一阵突如其来的奇怪声响，把三姨太从迷梦中惊醒。三姨太吓得心惊肉跳。没有只身独居过的女人，单是不晓其中滋味。坐起来，那声音便自动消匿；但睡下，那声音乍然又起。如此三番五次。三姨太又是那极其信奉神鬼之人，窗外头风声雨声，加之又在这荒郊野村生疏之地，更添了十二分的恐惧。正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听得窗外头有人咳嗽，三姨太像是遇着救星，抢天呼地，一气连声喊住。窗外头的说：“太太你咋，是要水喝得是？”三姨太借坡下驴，连忙更衣，抽了门闩，等那人端水进屋。

来者是那浑身本事的庞二臭，嘴尖眼圆，形容刁顽。三姨太到这份上，即是那凶神罗刹也不再顾忌了，但有一息的生人味道，便是那至爱亲朋。再说自从这二臭出现之后，那怪声便不再有了，心想此人身上定兼有一项镇物。庞二臭也是那极其奸巧之人，一向最会揣摸女人心思，借住三姨太那鸟儿一般的胆子，一气地天吹海侃，专说那妇女或是神乱或是心痒的地方。庞二臭说：“也是太太福神旺盛邪物不侵，但遇平常女人时候，我这房梁上便会走下一个人来。先是有指头那么高低，在你桌前的灯底下走。走着走着，人就变大了，若看你是个单身，他就胡来开了。你晓为咋？此事说来话长。传的是很早的年代，兵荒马乱，鄠固村连年遇旱，颗粒无收，老人娃娃饿得贴在墙上只看要死。却说此事渐为天庭晓得，玉帝询问：‘何人愿去下界搭救鄠固众生？’话音没落，阶下走出一个人来。大家正眼一看，原是当年在鄠固修炼成仙的一个老丈。老丈打点停当下凡，看到百姓

饿殍遍野，不觉皱了眉头，决意要搭救诸位生人。说来他那救人之方煞是稀有，遇着饿人，只需伸出一根食指，让人一吮，立刻不饥不饿。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晓搭救了多少活口。不料一日，遇着一个贼人，饿得头昏眼花，吮着仙人指头，狠地一口，咬下一截血红断指。仙人痛得蝎魔连天地呼叫，不消片刻隐形而去。那截断指留在马路当间。众人看见，纷纷指责。说着说着，只见那断指慢慢活动，恍兮惚兮渐具人形，不小不大，是一指头碎娃。碎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蹦跳着跑了。时隔不久，村中生出许多邪事。这事此后是连年出现，从没间断过。弄得村中婆娘女子夜里没有伴陪，且不敢说单独睡觉。你看奇也不奇？前些日子，我山里头的一个表姐，天黑了歇在这达。天亮时人起来只看软软的，像是病了一场。人问咋，她自己不好张口对人言说，只道这屋子她随咋不敢再睡了。说是不睡，天黑她又不说啥，早早一人把门关上。我就奇了，立在窗户外头听。到了半夜，人都安静下来，她在里头叽叽咕咕与人说开了。我透过门缝一看，就像刚才我说的，先是一个指头高的碎娃，蹦跳着出来，越蹦越大，变换成一个壮年男人。接着赤身裸体与她搂在一搭，在做乃事。好家伙，说起来你也许不晓。碎仔这东西但要行开乃事，比常人却要酩火（厉害）好几倍子。我表姐年纪三十四五，按说正在时候，看上去却不是他的对手。他持着他那驴一样的行具，一往来回戳捣，竟不见有打败的时候。将我表姐一个可怜女子攘得失声大喘，不晓人事。我心想：这鬼鬼子还能。我们常人但有这等手法，天底下啥女人不朝怀里扑落，你说是也不是？不论你嫁的啥人，终了到床上还是一样，没有缠合不成。唐朝的皇帝武则天不是寻了个毛驴太子给她对整，方满足了她做女人的一片心愿。但天底下的女人哪有她的气派，把乃事做得像临朝议政一般大方？所以就苦了，好与不好只是个人晓得。架不住遇上不明事理的男人，还把女人的念头看成多余，你说得是？天不早了，你且放心睡下，害怕了就喊叫我一声，我随时在门外等候，今黑不会出事了。”说着便要挪动屁股出门。

那三姨太此时却是一方面恐慌一方面难耐，摇头摆尾地上来，欲与他挤上一张板凳。庞二臭假意惊慌，口口声声夫人稳重，爪子却在那三姨太的胸前试探起来。结果是没费周折，竟将三姨太剥了个一丝不挂，平格展展地摆在炕上。可怜一白净光绵的娇枝嫩叶，任凭一个臭剃头的抱着玩耍，极尽那瞻仰钻研之妙。

此事说来也许有人不信，你知那庞二臭昨日鬼的？不说不知道，一说你便笑。原来那庞二臭和三姨太这间屋子顶棚上本来贯通一气。二臭弄了个棒槌，一头拴了绳子，挂在那三姨太那间的房梁之上，一头扯在这间屋自己手里。待到夜深人静，拽动绳子，房子里便生出踢里匡唧的古怪声响。一个柔弱女子咋受得住如此惊吓？临了还不是被他摆置。不过对那三姨太甚为相得，正是：



可怜一白净光绵的
娇枝嫩叶，任凭一个臭剃
头的抱着玩耍，极尽那瞻
仰钻研之妙。

却说拴娃妈在那边槐树底下，骂起二臭正说风顺，一旁的几位婆娘连忙是好言劝说。再说这女人和二臭毕竟是换枕头的冤家，嘴头哪抵得心头，一气泄了自然歇口。众人正看兴头弱下，只见民兵连长吕青山黑着个脸子，神神道道地招呼民兵到大队部集合。与此同时，文书根盈也背着挎包慌里慌张欲上县城，说明明天午饭之前必须买 500 本“老三篇”回来。县上的季工作组已经说了，力争做到主要劳力人手一册，朝后大家伙儿不用再出力耕田，以学习开会为主。众人一听，喜不胜喜，只焦急着等那“老三篇”快买回来。

第三章 杨文彰雨夜里野合倩女 张铁腿月亮下谢绝寡妇

季工作组在大队部里，当天就召集了干部民兵动员大会，非常严密地做了布置。其后又是乌烟瘴气有黑没明地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最后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在资产阶级占领了的学校里头找出人选，寻到突破口。你猜此人是谁？说来倒也平常，在鄢岗村小学里，通满不足二三百来人的圈圈子里，最像化装成牛鬼蛇神的反革命，莫过于杨文彰了。

杨文彰，顾名思义因文而彰。说来算是太史公的乡党，芝川镇黑水潭人。此人一副二饼子（眼镜）扣在脸上，说黑不黑说黄不黄，显得学问高深。生就的一副能言善辩的尺八大嘴，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唾沫星子可以溅到最后一排学生脸上。风琴踏得极好，嗓子又来得。每到星期三文娱活动时间，学校院子满都是他那咧着大嘴唱歌的声音。说他是因文而彰倒是不假，极喜欢弄个诗文。先头是歌颂三面红旗，将诗稿誊在那学校的黑板报上。后来是反右，差一点栽了进去。那是一个万头攒动红旗猎猎的民歌大赛，杨文彰自恃才高八斗，一跃上了献诗台，六步之内，做诗一首。诗曰：

合作化是满天星，人民公社一盏灯；
星星照路看不清，明灯指引奔前程。

吟颂完毕，上台台下一片掌声。名声由此大得如雷贯耳，风流倜傥了许多日子。突然，有人评说，他那诗歌里头既没太阳又没月亮，这岂不是暗喻社会主义暗无天日？实是反动之极。他一想也是，慌了手脚，急忙托县上的老同学到反右办公室说项，这方免了顶右派帽子。诗文从此不写了，老实了一个时期。

一日傍晚，杨文彰借着月光，踏着风琴，一面踏一面与非常知己贴心的王启才老师说话。王启才深度近视，绰号王瞎子。皓月似水，扰得杨文彰心绪不宁，所